

岁月回响 SUYUEHUIXIANG

吃冻梨

□张剑阁

冻梨最早应该是年三十晚上,为防备守岁被困而预备的。偏远的农村那时候还没有冰棍儿,冬季也买不起新鲜水果。于是,冻梨就阴差阳错命中成了过年几乎唯一的水果,有些人家还多少买一点糖块,最常见的是裸裸的那种糖球(呈圆球状,不大,呈五颜六色的花条状),直到今天在市场上还能买到这种用于怀旧的水晶状糖球。

除夕夜里,最老的习俗还是那顿年夜饭饺子,后来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一文化项目加入,成了老少皆宜的文化大餐。年三十傍晚,村路上再也没有那么多来往的行人,当院房前灯笼杆开始竖起来了,上边接出一块带着枝叶的树头,大红灯笼高高升起来,屋里有人按着了开关,看谁家的灯笼更大更亮更美。人们在自家小屋里,忙着年夜诸事;在祖先的牌位前拈燃一柱香,热上一锅铅白酒,灶上揭开一锅雪白的七裂八半的馒头,屋地上孩童在擦亮那一小盒罐头瓶做成的灯笼。主妇这时候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厨案上手执菜刀咣咣咣咣咣咣地剁馅饺子,然后添加各种辅料搅拌均匀,把白面舀到盆子里,再加加一碗“补面”,开始和面的时间要和正式擀面包饺子的时间有个适度的差,不宜过硬,也不宜过软。

看春晚的时间比较早,到了22点多,一般人家才开始包饺子,包到大半左右,开始烧水准备下锅开煮。近23点,这时已交子时,孩子披上大衣出屋去放些鞭炮,回来洗手净面,于是开始吃年夜饭水饺,韭菜馅寓意久远,芹菜馅寓意勤快,白菜馅寓意百财……吃完饺子后的时光如何打发,几乎成了共性问题。

春晚高潮已过,子夜钟声响起,老人和孩子有的已经熬不过这个“生物钟”,随便侧在哪边,睡眠矇眬了。倦意像小虫一样顷刻间爬上你的四肢、你的所有血管和神经。这时候能让山一样覆盖下来的眼皮重新唤醒的,恐怕只有已经在盆子里化开冻梨了。冻梨须放冷水盆去化,就仿佛冻伤的手脚要用雪去揣热一样。冻梨在水中开始变化不会明显,稍后会起一层白霜,再久了会结出厚点的冰壳,一般来说有冰壳时就可以取出来击碎了,然后整个地啃食,牙口不过关或文明点的用刀子一片一片地“蚕食”下去,总之是皮黑肚白,汁水充沛,拔拔地凉,任你身上有多少瞌睡虫也会冰它个几十丈远了。有此效果,想来玩牌的人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了。

当然与冻梨一样神灵的食物还有冻柿子、冻苹果、冻沙果。冻柿子据说是不可多食,易成体内结石,若是发涩就更不好吃,吃完满口如打了特制麻药,可让人味觉片刻全失。至于说葡萄也可以冻,那算是多年以后人们才发明出来的“食界”新宠了!



磨制石斧

□张伟

莺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端,是牡丹江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文化遗存。黑龙江省博物馆于1963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根据考古发现,莺歌岭遗址是牡丹江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文化遗存,这一遗址包含上、下两层不同时代的文化堆积。上层距今约3000年左右,应在商周之际;下层较上层更早,根据对该文化遗物及与周邻其他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推定年代大致在距今4500年至4300年之间。莺歌岭遗址先民以渔猎为主,兼事农耕,渔猎文化压制石器发达,农耕文化出土的实物以石器和陶器居多。

由于镜泊湖湖水的常年冲刷,湖边的部分遗址已经被冲毁,在湖岸一带采集了许多遗物。其中就包括一些打制石斧、磨制石斧、石镑、石凿、有肩石锄、束腰石锄等等。石斧是新石器时代非常普遍的石器类型,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玉斧,并逐渐成为王权的象征。这件磨制石斧长17.6厘米,宽5.9厘米,可用于砍伐,两面刃,为原始农业时代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在莺歌岭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锄、石磨棒等农业用具,证明当时的氏族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生活。石斧、石锄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莺歌岭遗址是肃慎先民繁衍生息所在地,肃慎是中国古代东北民族,是现代满族的祖先。这说明古代黑龙江并非贫瘠的亘古荒原,自古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此处居住生活的先民们在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宵节闹灯官

□杨慧姝 杨满良



正月十五雪打灯。

少百姓平民,只恨自己命薄缘浅,没有这机会风光一下。

据说,元宵节的灯官一个叫正堂(亦称大老爷),一个叫师爷(亦称二老爷),其职责和权力就是在元宵节期间负责代理三官神灵执掌法力,号令镇内众人,负责安排节日里的一切活动。当然这种掌管红火的灯官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表面看似像是选官简单,其实对人和家庭的要求都极高。一般情况下,灯官的家庭必须是大小齐全子孙满堂,老人长寿晚辈安康;儿女孝敬家庭富裕,官敬邻爱口碑皆好才可担当。因为灯官夜查灯,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化人们明事理。所以当选灯官不仅是百姓对个人的认可,也会为其家族带来荣耀。

到了晚上八时过后,负责查灯断案的大老爷及二老爷等都穿袍带冠,各路衙役、马夫也都被挂整齐,自带家伙早早先在区官门前集中待命。那灯官老爷的家眷们,也都前牵后拽早早等在院中,谁也不愿意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单等灯官老爷一声令下,都要好好享受这前呼后拥的待遇,到大街上风光一番。

在全家焚香烧纸祭拜过三官神灵及答谢过各界来宾。灯官安排完三班衙役及随从人员的任务后,在众衙役随从的陪同带领下,家人上马。伴随三通锣鼓声响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发,狂欢夜宴正式上演!

此时的大街小巷早已点亮了各种灯笼,灯上面贴着传统剪纸,有的书写着诗

老宅的土炕

□林建民



土炕上抽烟袋。

乡下老宅是一栋三间砖瓦房。一面墙把室内隔成两部分,一间做厨房,另外两间是卧室。卧室的南侧,就是那铺东西向,近十米长的大土炕。它的一端连着厨房里的灶台,另一端连着户外的烟囱。里侧依着南墙,可以透过窗子,看到室外的一切;外侧上缘固定一块与土炕等长光滑的木板,就是炕沿了——平时家人休息,或者来客人拉家常,大都坐在上面。土炕里面,用红砖砌出几个通道,既可走烟,也便于传递热量。通道上悬空横置晾干的土坯,用一种特殊的黄土掺入麦秸,加进适量的水和作粘性十足的黄泥,均匀而平整地“敷”于土坯上,就是炕面。这样,上面再铺上由母亲亲手编织、带着精美花纹的炕席,就是我们一家六口每晚的卧榻了。

记得小时候,土炕的中间是一个炕榻,把整个土炕分隔成大小两部分,两边都可睡人;白天,所有的被褥叠好后,整齐地放入其中。

父亲和母亲每天都是早起晚睡忙于各种活计,晚上铺被褥,早晨叠被褥,就由我们姐弟四个完成。我们之间,有着约定,即每天早上谁起得晚,谁就要负责当天的早叠晚铺。为此,也曾有过早起



北国风

塞月边风 SAIYUEBIANFENG

豪气东北人

□王萌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车老板豪气十足的站在马车上,狗皮帽子一层白霜,胡子眉毛也挂满白霜,枣红马在啪啪的响鞭声中摇曳振鬃,呼啸而去,消失在一团团白气中,雪地上两道深刻的车辙蜿蜒伸向远方,这是我记忆中祖爷爷那代东北人的形象……走近东北人,你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的简单通透,就像这里的一种乐趣,他们在冰雪中玩耍、滑冰、冬泳……太阳从山的那边射出几道金光,父亲眯着眼睛凝视着远方,孩子在父亲高大的背影里渐渐长高长壮,风雪中父亲的男人硬度感染着孩子的成长。东北人的铮铮铁骨令人生畏,令野兽生畏。狭长的山路,女人站在中间,身后爬犁上躺着受伤的抗联战士,冰天雪地里,女人一动不动,双眼喷火,手里举着已经没有了子弹,而枪口还在冒烟的手枪,前面还有三只野狼在与她对峙,一小时,二小时……野狼的凶残被慢慢削弱,当天边泛白,野狼疲惫地退去了,当村民发现他们时,冰雪已经将女人塑成一尊雕像,披着银装,傲立在天地之间……

冰雪,给了东北人蔑视一切艰险的勇气。

东北人不仅强悍,更有豁达的胸怀,就像高远深邃的宇宙,能感得下世间万物。这让我再次想起他——一直藏在我灵魂深处的人,他为了给死去的哥哥报仇,利用八年时间找遍白山黑水,终于有一天,他把仇人逼到一个木棚前,他举起了复仇的枪,就在这时,仇人奶气未褪的儿子迎着漫天飞雪向父亲奔来,他犹豫着放下了枪,他不能让孩子这样小就失去父亲……这个人就是我的祖爷爷,典型的东北人。他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很平静,就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儿,眼睛凝视着天边,刀刻一样的皱纹里,是那种足以与冰雪抗衡的坚强意志,和战胜一切私欲的豁达。在祖爷爷看来,每一粒雪花都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每一块坚冰都是可以点燃的篝火。祖爷爷是我的偶像,从他放下猎枪的那一刻起。每当想起他,就仿佛冰雪铸就的骨骼和冰雪凝练的碑文渐渐逼近,随时都会把我击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勇气不是拿着刀枪去战场上杀戮,而是在仇恨面前敢于宽恕。这是东北人的大度。

东北人乐于助人、热情好客,冬夜里,你随便走进一个村庄,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都会受到热情的招待,一碗滚烫的酸菜汤足以驱走你身在异乡的落寞,到了东北,最多听到的就是这句:到这儿就像到家一样。下旬呢:想吃啥您说话!特别是到了农村,您住几天都会像过年一样,主人挖空心思地弄来稀有食物来款待您。客人要走了,大包小裹的特产就早都为您准备好了,东北人不会嘴甜,简单的一句:“带回去给孩子和老人尝尝”足以让您温暖一路了。

东北人的质朴表现的深沉,他们也会说谎,但那谎言却让人感动。农村亲戚坐一天马车送来新鲜的玉米,他会告诉您是来城里办事顺路送来的。姥姥家离我家有八里地的路,每做什么好吃的,爹总是自己先吃,趁热,顶风冒雪地骑着自行车给姥姥送去,姥姥问时,爹总是说已经吃过了。母亲给爷爷奶奶买衣服什么的,让爹送去,总会叮嘱一句:别说花那么多钱,娘该心疼了。东北人的情是忘我的。

一夜风雪,远远看去,是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的雪海,雪浪一波一波的定格,房屋、树木、山峰都罩上了白色,天地间静止了,空气里弥漫着雪的味道,清新爽洁,这时候,人们不经意地审阅自己的灵魂,在这庄严空旷的世界里,人,只不过是粒尘埃。一次次的洗礼,一次次的沉淀,沉淀出东北人博大的胸怀,东北人用钢筋铁骨接受大自然的挑战,用智慧去雕琢上天赐给大东北的艺术材质,这里的冰雕雪塑声势浩大、精美绝伦。人们虔诚地倾听着他们对这份圣洁的爱。老艺人跪在冰雪中忘情地雕琢着心目中的神灵,用巧夺天工的艺术语言向世人展现着东北人的非凡智慧。

假如用中国画来比喻东北人,他们更接近大写意。表面看是酣畅淋漓的用墨,细品却是严谨入微的用笔。他们也会雅,家里都会有高高的书柜,品茶时和您聊聊明代的唐寅、宋代的苏轼,闲暇时还会和您杀上几盘棋……

东北人有容冰雪山峰的气度,有宁折不弯的硬度,有着智慧超凡的深度,更有做人做到极致的厚度。

I 扫描关注
北国风